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一

徽宗皇帝

討卜漏

政和五年一月丙戌長寧軍界□人卜漏等反攻梅嶺堡陷之

此據初草二月三十日令趙通措置聖旨追書須別

考詳本紀于初九日庚辰書晏州夷反當移入此

三月十七日趙通奏□□正月二十九日已各歸國二

月二十八日復出犯樂共城楊氏編年云十二月瀘南

安撫使趙通以王育馬覺平卜漏開純滋祥州初梅嶺

知寨高公老安宗女夫也常携其妻以金玉器與卜漏

華飲思義洞卜漏欲之故因上元燈夕攻梅嶺寨高公
老遁去卜漏略其妻與金玉歸洞至是平之趙通行狀
渡之熟夷晏州六縣水路十二村及十州五村圍思義
州洞衆素惡勇善聞大中祥符元豐間屢爲邊患爲諸
夷所畏雖生夷莫敢當之渡帥賈宗諒者武人喜生事
嘗以需竹木擾夷夷怨久已不堪政和四年宗諒執夷
人大首領斗箇旁等誣以罪在法縱所犯重猶以夷法
論不過償貲畜宗諒執其脊燕徙且死諸夷憤怨數
言官殺其酋長非罪跳呼礮兵甲種類響應晏州多圍
都大首領卜漏爲諸夷長雄與其衆謀盡結諸夷出我
澗直據成都北屯劍門東守白帝內乘無備外絕救援

全蜀可傳檄而定有不下者以兵臨之與吐蕃松洞修
婚姻之好以爲唇齒王師至在半年後而兩關已閉亦
何所及遂主盟合從入寇且結遊純長寧軍納土新附
之民然卒無一人肯從叛者仍力捍守其境明年正月
卜漏以其州六縣水路十二村及思戎之衆并十州五
村圍羅思黨諸夷凡十餘萬分兵四出攻圍樂興城長
寧武寧江門安遠鎮溪諸寨堡不克遂陷梅嶺堡全城
被害焚廬舍掠子女虜守把寨官高公老妻族姪等家
屬族姪濮安懿王之曾孫女于上服屬爲近宗諒始以
赤白囊上聞上自覽奏勤宵旰之憂朝野駭念未有堪
任其責者時蜀久安人選悞不習兵所至關戰守備遠

近聞警騷動通適拊部次昌州即馳至瀘而提點刑獄
賈若水亦至通與謀萬一賊乘勢長驅逾瀘水何所禦
之乃至督宗諒躬率兵進屯江安縣據水當賊衝且以
近邊諸壘轉餉給軍儲脩無乏若水摘比近巡慰兵既
至又成都府利州夔州路援師亦集與宗諒所部得衆
萬餘連賊再犯武寧樂共梅嶺宗諒出兵與賊戰官軍
大敗裨將陳世基等死之賊屢勝益猖獗出入無虛日
蜀土大震夷中山谷深險林箐沮洳賊上下捷倍飛走
又善用弩以藥傳矢中人血濡絛執死其來則蜂集蟻
聚去則鳥飛獸散宗諒以未易力制方議招輯會上親
制詔通督宗諒進兵倘賊悔過即聽其降仍俾宗諒秉

公節度賊聞遁將親督兵進其間脅從亦稍攜貳樂共
城兵馬監押潘虎因誘致其酋長數十輩來降虎盟而
犒之即酒半盡縛取殺之函其首來獻以爲己功遁遂
以輕兵趨樂共執虎以屬吏虎伏辜乃以虎狗諸夷列
其殺降劾諸朝詔斬虎于市又詔以賈宗諒妄配非辜
致寇喪師除民爲名編置河外通與諸部使者賈若水
王良弼楊彥章坐佚罰皆貶秩二等通降朝散郎以康
師魯代宗諒復裨通節制

三月戊寅夷賊攻樂共城既退鈐轄司所遣諸路兵甫集
賈宗諒遂欲進討是日遣知長寧軍劉堯年就衆入晏州
界先擊梅嶺賴因已邨裨將陳世基王士傑爲賊所害

官軍死者百數賊愈猖獗而羅始黨族又相扇煽奪轉運使趙道與提點刑獄賈若水及宗諒權行招安共奏于朝謂賊不悛徐治其罪時適已密奏宗諒數科歛夷部竹木泉厥苦之宗諒更執其首領斗箇旁等誣以罪杖脊黥配有死者夷衆忿怒遂導卜漏入寇皆宗諒昏妄所致雖瀘南違事轉運司官不當干預臣不敢坐視已收羸兵馳赴樂共城權行招安之策庶違徼早得寧息然通本意乃欲專事進討兵端愈大矣 庚辰詔付趙道賈宗諒等某州夷賊失于鎮撫致茲結約侵犯城砦比雖新獲首級殘燒倉園尚慮出沒未已復生違惠仰趙道賈宗諒限指揮到日立便將帶兵甲離瀘州江安縣審度事宜如西賊尚敢

掘掘出沒未已即仰前去掩殺不管輕易落賊奸便如逗
遛不進有失機會更致滋長當議並行軍法如已逗散着
業或悔過歸降即不得邀求官賞別致引惹生事務要邊
界早獲安堵仍先具節目措置次第入急遞聞奏餘遵依
逐次指揮仍仰賈宗諒聽趙道節制 四月庚子趙道駐
樂共城以厚賞募人招誘晏州州頭羅陽縣夷人普博等
至城下與爲盟誓賊勢稍折晏州三縣三十五村并羅始
索諸族一百三十五村節次來降通乃留官屬經營未附
村族是日按兵發樂共城趨長寧軍夷衆憑高聚觀見通
部伍嚴整皆不敢犯通既至長寧復募人日行招誘朝廷
所降捕殺賞格弗布慮夷賊或緣此致疑故也 丙午趙

道奏節次招到晏州柯陰羅礮五斗扶來等縣夷賊一千
餘人並各投戈棄甲去軍城十里以來梅賴村瑛與所差
使臣同刺猫牲雞血和酒飲誓稱一心歸還更不作過及
引領到官首領斗岡等共二百四十七人排日口赴臣行
司公參稱悔過歸降續又說論到晏州多固姓二十一村
始謀作過賊首卜漏等一千餘人亦來梅賴村瑛與所差
使臣趙安中同刺猫牲雞血和酒飲誓稱一心歸宋更不
作過及發遣到賊首卜漏男沒邱等七十二人赴臣行司
公參再拜請命其卜漏男沒邱等自初入城疑心未釋介
曾持戈入關嚴關驚惕惴惴比引至公庭臣並不敢設衛
以致其疑臣與走馬承受丁升卿引問于聽事之所先以

疏其過惡次以明敬君父不殺之恩率皆面闕稽首再拜
以謝臣即囑以酒食餽以金絲俾令着業而于犒設之際
以所佩刀露刃持執形神錯愕若賤默然當時左右不敢
多留吏卒唯臣與升卿躬行接納一切示以常日等亦所
不保此寔上賴王靈以濟乃事臣乘此款塞機便遂分兵
復收梅嶺堡和築板橋梅嶺垣卓望堡三頭山寧遠寨峰
大臺及復安遠安夷廢寨繕長寧軍武寧縣舊壘瀘南安
靜之日久守具不備緣恢復新彊以控扼城寨視為近裏
一切毀廢樂共長寧城皆深在夷腹輟接孤絕賊得以窺
迨其背叛惟以義軍土丁伏截隘口彼素未知鼓豈能拒
捍幸其不來即來必致遁入故臣于城壘之役不敢緩也

五月丁丑瀘南梓州路走馬承受丁升卿言夷賊已是
招降驍設訂誓支與銀絲給付旂號了當依舊出沒作過
詔令趙通體究詣定聞奏仍依累降指揮措置施行 甲
申詔付趙通訪聞晏州夷人近復結集兇徒約數千人經
過樂共城攻圍鎮谿堡鈔畧盟客殺傷取財出沒未已口
血未乾背盟若此豈可信其誓約罷兵弛格仰趙通體究
今來作過因依多方講畫制禦事宜探口夷情區別叛服
結其腹心離其黨類務要夷賊畏懷一方登得安貼繼敵
生患國有軍法必不赦汝仍未得擅離彼界候一向定疊
奏聽指揮仍令趙通親書知稟聞奏 甲申付趙通奏仰被
受丁亥趙通奏臣契勘朝廷若果不欲興兵姑務函容嚴

爲守備可也必欲痛行討蕩師不久駐一舉必克即秦鳳
兵一千人與黔兵土丁恐未足以應敵臣體問晏州六縣
強壯丁口不減萬人自來號爲禁煙加之今日罪大必須
死戰以抗王師而又羅始黨戶族一百三十餘村自經殺
降黨固連結非止一日萬一響應即二三萬人同爲我敵
臣雖預行措置分解賊勢若不先設羅兵以絕樂共城一
帶之援則豈敢深入晏州俯窺巢穴今所用之兵多非五
萬少非三萬未易克濟昨元豐中林廣討夷將帶三萬人
騎臣今欲乞朝廷就陝西秦鳳涇原環慶路共遣二萬人
臣于本路勾集黔兵土丁義軍副以一二萬人即敢爲攻
討之計欲望聖慈毋以此舉爲輕 六月戊申詔付趙鼎

華夷異俗皆吾赤子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含何以
示懷令招安撫定各以着業守禦既固約束已信乃復興
數萬之師夫馱百倍邀功不毛之地爲國家生事殺戮生
靈騷動西土非計之得也又曰秦鳳馬步軍如未使喚不
用勾集別有條畫疾速具奏 六月戊申付趙丁外通奏已
西夷賊攻武寧縣三頭山烽火臺甚急長寧軍出兵救援
賊乃解去後三日再來攻皆克 辛亥夷賊犯梅嶺堡守
把衛巡檢秦望等擊却之 庚申夷賊再犯梅嶺堡守
把衛巡檢秦望擊却之 丁卯詔付趙道契勅夷人打
誓之後尚未寧息向隙侵掠復出爲惡豈吾人有以擾之
或拊備有所未至耶又曰彰善瘅惡悉去其附麗俾之內

屬斯得其策然乘機用間餌以官賞使生熟夷人自爲向背因以知彼虛實探彼動靜尔乃措置其當定計于早使曲在彼不其善歟儻先自起釁務爲奇功以速後患悔不可及丁卯即華七月丙戌被受是日趙道奏今聖恩寬厚許其自新宜知所懷結誓之後便當改過尚敢出沒時復攘奪雖已掩殺不落奸便然過無大小均爲滄盟是未知所畏也若或置而不問寔恐養成奸惡異日遠方視做別生大患不可不早爲之計 七月壬申梓州路都轉運使趙道奏夷賊犯梅嶺堡不克除嚴爲脩禦外緣事力未勝及非攻討之時不敢輕舉深入乞就陝西秦鳳涇原環慶路共遣兵二萬人前來攻討詔永興軍路都總管司選差

兵二千人差近上官兵一員統押抵洛趙通司抽使喚
辛巳手詔晏州夷賊自招撫後來輒敢結集違誓攻犯城
堡比雖屢獲級失利以歸緣出沒不定長寧一帶未得安
堵渝盟犯順師出有名可依趙通所奏乘時攻討除已差
永興秦鳳路兵馬外更差涇原路三千人環慶路二千人
并步人前去應副候指揮到仰本路帥臣選差曾經戰陣
兵將官每一千人作一番管押赴瀘南聽候使喚限五日
起發仍以趙通爲瀘南招討統制使王育馬覺爲同統制
雷迪丁升卿軍前承受孫義史王良弼應副錢糧王育以
下並聽趙通節制禁亂除暴事非獲已帝王之師舉必萬
全蜀道險阻利在設伏間探嚮導所宜盡心毋得輕易墮

賊之計其晏州夷賊有脅從之人如能悔過自新即許招
降免行誅戮並與原釋用示不殺之意 九月乙酉詔付
趙遵夷賊背盟犯順人神共棄料其所部不滿萬兵况跳
梁踰時困弊已甚付卿以西州精銳之兵委卿以統制之
重截勢張大震動遠近彼必遇爲隄倍以待我師久則不
壯情見則不神諸路之師如已會合衆機進討必多方以
誤之母或失時久稽天誅酋豪投首則脅從可貸因糧與
衆就建城寨底定一方永固吾國軍前事機日具奏來 甲
午趙遵教遣人招諭羅始黨賊首領失冒歸順是日失冒
詣江安縣降通授以承信郎冠帶靴袍供給請受券歷并
旂號及捕捉晏賊賞格令歸約諸國各自保守具奏云得

此族五十餘村不附賊便可滅西兵一萬人矣

此據趙通攻討晏夷錄增入

十月己酉趙通統兵發江安縣通親督王育由樂共城路命馬覺以別部由長寧軍路張思正由梅嶺堡水蘆壩中路期悉會于晏州轉縶大國合陝西路將兵并本路土軍義軍土丁子弟保甲弓手人夫共三萬五百四十人甲寅趙通發樂共城命王育等攻上下樂落樣村思義州三國上下落樣各數百戶思義州倍之舊係熟戶能知我虛實今乃爲賊用前此諸酋各歸諸國獨三國以近故每晝伏夜出凡七十餘人次掠邊民故通首攻之翌日乙卯下落樣平後兩日丁巳上落樣平惟思義州最險固決旬乃

攻破 是日張思正克水蘆壩圍斬級二百一十二馬覺
奪五里隘口斬賊酋卜漏男得皆獲二十八級兩路並以
捷聞 丙辰張思正分遣思州巡檢田祐恭等擊溱然新
園賊棄園奔輪轉收其畜積器械焚蕩廬舍千餘間 丁
巳馬覺遣別將房仕忠劉堯年等合兵攻茅平梅祿輪落
穀輪心大水梅當等圍惟輪落穀園固守餘悉遁去 戊
午馬覺遣劉慶攻落祐等九村圍奪隘至落祐山破夷千
餘衆遂至落祐水村蕩賊巢穴又遣別將下罷碾及梅例
村圍慶繼以兵進皆火其居而還 乙未馬覺克梅賴園
攻五日乃克之斬首三百餘級盡取其積分給士卒 辛
酉十五日趙通受御筆處分覽所奏諸路兵馬節次已到

軍前尚云受甲擇日進發未見進討兵家所貴神速今兵
留兩月坐耗芻糧逗遛猶豫不切進兵非便所慮糧道窘
乏夷賊覘窺益肆猖獗非計之得限指揮到速具已未出
師并稽滯因依及夷人動息寔狀勝負次第大急逐一條
件入急遞奏朝廷疑道逗遛故有此處分又引韓存寶舊
事以激之蓋未知遁出界已踰旬矣通即具奏行軍次第
具言軍殺大震勢如破竹見深入攻討矣 癸亥馬覺遣
劉克年進兵梅子坎焚蕩賊巢又攻上下落汪并梅箇弄
村圍悉焚之 十一月丙子初趙通以思義既克賊之藩
離掃蕩殆盡便可提兵往趙輪縛而馬覺攻蕩輪穀因未
下不敢先進兼兩路兵力稍疲須少休之乃歸想樂共城

賞勞將士後四日復出樂共城明日駐兵晏州平又明日
進至輪縛國下是日馬覺張思正兩路兵始與通會翌日
分兵攻圍賊拒關甚力部將梁福死之官軍多被傷者
趙通行狀通軍既破隘首攻上下落樣思義州諸國皆
久不下通冒矢石率勵將士結重樓以臨賊日夜力攻
始克之覺思正繼亦破梅賴水蘆蘆石笋上下婆然諸
國兵勢既振所向若破竹無不即下獻俘受誠無虛日
遂與覺思正軍皆至晏州輪縛大國據大山崛起數百
仞周四十餘里卜漏與其賊帳居之凡諸屯之奔亡悉
共係聚拒守緣以巨石爲城星外設木柵當所通徑路
皆鑿坑穿仆巨柈布渠答夾以守障修築無一不至賊

自上施矢石直賊官軍中者即蓋粉官軍以強弓弩仰射曾不能及半兵陳四周凡累日將士相顧無從用智力瀘州都巡檢使种友直山西將家子沈密能任事思黔州巡檢田祐恭本思黔夷所部土兵藥箭手悉其種族輕捷習山險知夷中事道乃易從服躍馬命友直祐恭從按行諸軍究視形勢顧山隈崖壁尤陡絕高倍他處賊以險故柵壘踈缺無守脩道曰此賊不相及何用屯吾重兵其悉移軍當賊吾以此地命友直并祐恭所部軍于下友直辭曰願得效死當賊鋒遁曰汝欲干軍法耶汝第往吾終不相負友直祐恭遂軍其下日無所事嘗齎糈與衆恣睡服道督諸軍皆當賊要路每未旦

輒鼓而進及山半峻不能前賊悉力拒守矢石下如雨
兵後却居次者又進更逃率晝侵夜止賊久勞苦疲頓
甚通密召友直祐恭至曰對汝所軍崖壁疑可以計登
並山多獠思然兵若能捕取汝等亟辦之信宿友直復
與祐恭俱來白事言連夕遣人自箬中入操刀斧旋伐
去蒙密僅能偪進及崖趾緣崩石藤葛至絕壁可引
長綆挽而登祐恭亦已捕得生獠數十道喜曰事濟矣
乃悉以成算授友直且令諸軍曰各備雲梯矧山上大
發即以進命王育馬覺張思正率利刀斧極其後是日
友直選所部與祐恭之衆得二千餘紐麻爲長炬灌以
膏蠟使群獠背負之暮夜先以數輩登崖巔繫繩梯數

十絕而下寨各啣枚挈群獠次第挽繩梯而登雞方唱
衆已悉登及棚乃燃炬縱群獠入賊廬舍皆竹木茆茨
爲之群獠所壓大輒發賊奔呼撲撲不暇獠驚益跳大
益熾爭前驅逐群獠官軍已破棚鼓噪擊其後賊猶回
與官軍力鬪時方黎明遙望大發令諸軍搥鼓擊麾而
呼諸軍俱以雲梯進賊踈亂棚壘不復守官軍內外相
應即新闢環城而登破晏州輪縛大囤賊狼狽遁走與
赴大者相半卜漏聞官軍已入擐重甲從諸酋突圍遁
遁命友直及統領官劉慶以步騎精甲五千追至山後
輪多囤遂擒卜漏諸酋長遁自入賊境至破晏州凡斬
虜七千餘級自破晏州至麓卜漏又斬賊一萬餘級衆

以爲京觀而賊之赴大者莫計其數凡脅從者就俘與
歸凡婦女老幼一萬餘人悉縱而驅之山巖阻居凡所
平州二縣八與詰國凡三十餘城以其地之某州頭梅
洞水蘆壁石笋建置寨堡拓地環二千餘里皆衍沃宜
種植盡其疆畝募並邊之人耕之使習戰守如西北弓
箭社之制號曰勝兵自出師迄還繞兩月指變爲之盡
白全軍獨克所俘賊無噍類諸夷爲之胆落迄今十有
二年不敢北向窺邊而朝廷無復有南顧之憂矣

庚辰趙道攻破輪結大囤夷賊卜漏遁去斬首三千一百
焚蕩屋舍數千間獲孽生糧斛甚衆 辛卯都掌族首領
特苗羅始黨族首領失胃皆詣趙道獻所獲夷級特苗自

言強壯者悉已斬獻餘老小乞留作奴婢通許之 壬午
都掌首領特苗以晏州族輸便國夷首領十人詣趙通降
癸未寧遠知寨郭謹以石笋山及婆然新國降夷斗洗等
四百餘人送趙通仍付謹令管條日給食具奏聽旨 丙
戌趙通奏于晏州舊州基州頭村梅櫃壩國北平各建一
寨梅櫃村建一堡統隸新疆具地望功料差官等畫一以
聞仍先次興築 明年正月十一日賜名是日勅書賜趙通
晏州夷賊以蕞爾數國之地蜂集蟻聚之眾負義背恩逆
利侵暴既盟復叛毒螫踰時卿懷敵愾之氣守忠壯之節
執上封章請加攻討璽書報可勅中機會干戈所麾勢若
破竹新賊獻俘以數千計焚蕩聚落幾三十城捷音屢奏

朕用嘆嘉已降詔旨先次賜將士等銀合茶藥特支以激
士氣非常例也將士有功疾速奏來高爵厚賞朕所不吝
然戰勝易守勝難攻城累地腹背是虞謹謹糧道審是走
集毋使賊計躡其墜歸無約請和在所深慮所得國度可
據守即以便宜興築犄角相望如受降城使夷獠不復爲
患是爲上策邊徼蚤寒師不久暴速底平定副予注意故
茲獎諭想宜知悉 庚寅趙通聞夷賊卜漏等竄于輪多
國遣部將劉慶种友直進兵捕之是日卜漏等皆就擒辛
卯慶友直縛送卜漏等通亟具奏乞因永興軍路回兵護
送赴關 十二月丁酉劉慶种友直攻輪多國執夷賊次
首領卜勞送趙通并卜漏等俱囚繫以聽朝旨輪多等國

夷衆皆下國降取其強將而刺政和畏降字各遣歸國焉
覺下轉落穀及梅祿村圍刺強壯亦如輪多各遣歸 丙
午歲猷閣待制梓州路轉運使趙通爲龍圖閣直學士知
熙州 丁未趙通次樂共城明日次安遠寨又明日馳至
江安縣是役也凡攻破六十五村二十國生擒賊首一十
十八人斬獲七千二十五級執俘五百八十六人招降奔
逸逃遁者三千一百三十二人 庚申以晏州夷賊平曲
報四川應緣軍興差使新兵能戮力攻討並別項具功狀
聞奏優加補授名目 癸亥御筆晏州夷賊犯順王師出
征一舉萬全拓地千里建置五城悉隸瀘州接連交廣外
薄南海控制十州五十餘縣國純慈祥州長寧軍屬焉邊

間之寄付界宜重可依河東代州置沁遼安撫司孫義叟
應副錢糧頗聞宣力特除集賢殿修撰知瀘州瀘南沁遼
安撫司 義叟見任朝散郎直龍圖閣成都府路轉運副
使 六年正月乙未贈知梅嶺堡高公老妻宗女爲節義
族姬夷賊破堡姐被執守義不辱旬日而終故旌之仍錄
其二子並承信郎 二月辛未熙河蘭湟路經畧安撫使
趙適入見

此據攻討要夷錄增入通以二月六日到闕七日上殿
三月十六日列上將佐功狀限十日推恩了畢

討方賊

宣和二年十月丁酉睦州青谿縣有洞曰幫源廣深約四

十餘里群不逞往往囊索其間方臘者因以妖賊誘之亮
黨稍集是月丙子殺里正方有常縱火大掠還處幫源達
其黨四出侵擾鼓扇星雲神怪之說以眩惑衆聽從者幾
萬人十一月戊戌朔方臘偕改元號永樂以其月爲正
月乙丑中大夫右文殿修撰知睦州張嶺言與宮祠以治
郡無狀故也寔錄天章閣待制新知青州曾友蘊改知睦
州專一管勾措置捕捉青嶽群賊丙寅方臘陷青溪縣
十二月戊辰方臘陷睦州賊衆二萬殺官兵千人于是壽
昌分水桐廬遂安等縣皆爲賊據甲申方臘陷歙州休
寧縣知縣事趙嗣復爲賊所執脅之使降而斬二士以恐
嗣復嗣復罵曰自古妖賊無長久者尔當捨逆從順因我

以歸朝廷朝廷必宥尔奈何使我降賊數語賊何不遂殺
我賊曰公休寧人也公宰邑有善政前後無及公者我忍
殺公乎委之而去初嗣復聞賊作率吏民修城門衆樂赴
功守恪不苟朝廷知之因命嗣復知睦州進官二等加直
秘閣嗣爲賊所傷自力渡江將乞兵于宣撫司未及行而
卒 丙戌方臘陷歙州東南將郭師中戰死士曹振栗先
守獄詬賊遇害于是婺源績谿祁門黟縣等官吏皆逃去
後四日又陷富陽新城遂逼杭州 丁亥通侍大夫保康
軍承宣使直睿思殿在京神霄玉清萬壽宮提刑同知入
內內侍省事譚稹提舉措置捕捉睦州青溪縣賊 三月
正月七日改威武軍承宣使婺州觀察使步軍都虞候王

稟前去節制 戊子方獵陷宣州寧國縣進逼宣州 乙
未方獵陷杭州知州嚴猷閣待制趙震遁去肅訪使者趙
紳詬賊死 三年正月癸卯領樞密院事童貫爲江浙淮
南等路宣撫使 殿前副都指揮使劉廷慶充宣撫司都
統制諸路軍馬 乙卯方獵陷崇寧縣進圍秀州知州宋
昭年等擊却之 丁巳御筆處分已立賞狀捕免賊方十
三及一行兇黨尚慮賞輕諸色人未肯用命特殺今增立
下項 一生擒或殺獲爲首方十三白身特補橫行防禦
使銀絹各一萬疋兩錢一萬貫金五百兩次用事人每名
白身特補武翼大夫銀絹五千疋兩錢五千貫金三百兩
有名目頭首每名白身特補教武郎銀絹各一千疋兩錢

三千貫金一百兩已上願補文官者聽一如係官負文武
學生公吏將校兵級等獲到前項人並擬比遷補官職仍
與支賜一條賊中徒伴購殺前項人將首級或能生擒赴
官並特與免罪一切不問亦依賞格推恩支賜 是日童
貫至鎮江甲子王稟等破賊于秀州城下斬首數千級秀
州平 是月方臘陷婺州又陷衢州守臣彭汝方死之
二月壬午方臘陷旌德縣 癸未王稟等克杭州 乙未
方臘陷處州餘黨逼信州 三月丙申賊再犯杭州王稟
等戰于城外斬首五百級官軍與賊戰于桐廬敗之 戊
戌童貫留譚植駐鎮江帥中軍赴金陵 壬寅賊帥呂師
囊屠仙居縣 戊申官軍復歙州賊攻台州不克解圍去

辛亥劉鎮楊可世至歙之潘村遇賊萬餘迎戰後有萬
衆衝後軍鎮可世分兵擊之夜半賊潰斬獲一千五百四
十級賊再圍台州不克解圍去 壬子童貫自金陵還鎮
江 劉延慶與賊戰于寧國敗之 王稟等復富陽縣
丁巳復新城縣 戊午王稟等至桐廬桐州港遇賊以戰
船攻之奪谿橋翌日復桐廬縣凡獲一千五百餘級 庚
申童貫駐平江府 壬戌王稟克復睦州 四月乙丑王
稟等于睦州南門外對谿岸斬賊一百九十級 丙寅王
稟等又斬賊九百六十七級于睦州南門外對谿岸劉光
世兵至衢州賊萬人出城我師大捷斬獲二千二百五十
六級生擒賊首鄭慶王 戊辰賊將呂師囊攻台州通判

李景淵擊走之 己巳前知睦州張巖言特貸命死真決
刺面長流萬安軍以盜發所臨失職故也 辛未劉光世
自衛將之發軍行一舍賊萬衆再犯衛將官葉處厚與賊
戰爲賊所掩處厚溺死光世聞之引軍還振賊後 丙子
劉光世復龍游縣斬賊二千二百九級生擒五十人 丁
丑賊陷天台黃巖兩縣 己卯王稟兵至建德壽昌縣境
白沙渡斬賊九百一十五級奪其糧舟百餘劉光世復蘭
谿縣斬賊百九十四級生擒千五百餘人郭仲荀復上虞
縣斬賊三百一十級童貫以中軍駐杭州 庚辰郭仲荀
至湧泉縣寺斬賊兵三百十七級 辛巳劉光世至婺州
薄城下賊二萬餘衛我師光世麾兵大戰賊敗棄勝奪門

而入掩殺逃出之斬首四千餘級復婺州 癸未王稟復
青谿縣 丁亥郭仲荀至南寶洞斬賊二百六十餘級生
擒三十二人姚平仲收復浦江縣劉鎮等幫源洞後 戊
子初童貫與王稟劉鎮兩路預約會于睦歙間分兵四圍
包幫源洞于中同日進師至是王稟等已復睦州將至洞
前劉顯等已復歙州駐軍洞後且密諭之尅日既定當縱
火爲號見焚燎煙升則表裏夾攻仍面縛僞囚上副御筆
四圍生擒之策劉鎮將中軍楊可世將後軍王渙統領馬
公直并裨將趙明趙許宋江既次洞後而門嶺崖壁峭坂
險徑賊輒數萬據之劉鎮等率勁兵從間道掩擊奪門嶺
斬賊六百餘級是日平旦入洞後且戰且進鳴鉦縱火焚

其廬舍棄等自洞前望烽煙而進稟領中軍辛興宗領前
軍楊惟忠領後軍總裨將王淵黃迪劉光弼等與劉鎮合
圍夾攻之賊二十餘萬衆腹背抗拒轉戰至晚光弼徒康淵
流血丹地火其廬萬間王稟以奇兵斬賊五千四十六級
劉鎮等兵斬賊五千七百八十餘級生擒四百九十七人
脅從老稚數萬計並釋之而未得爲酋方臘翌日搜山
庚寅王稟辛興宗楊惟忠生擒方臘于幫源山東北隅石
澗中并其妻孥兄弟僞相侯王三十九人振旅赴杭州宣
撫司方臘雖就擒而支黨散走浙東賊勢尚熾 辛卯童
貫遣郭仲荀劉光世姚平仲等分路往討仲荀駐兵三鎮
新昌嵒縣賊合攻之仲荀四面距戰斬首二百六十一級

復旂鼓等是日白三界鎮進兵佛果院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一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二

徽宗皇帝

金盟上

政和七年七月先是建隆以來金國嘗由薊州泛海至登
州賣馬故道雖存久閉不通於是金國蘇州漢兒高藥師
曹孝才及僧即榮等率其親屬二百餘人以大舟浮海欲
趨高麗避亂爲風漂達我界馳基島備言金國既斬高永
昌六年十一月詳見北遼渤海漢兒羣聚爲盜契丹不能
制金國攻契丹累年奪其地已過遼河之西知登州王師
中具奏其事朝廷因欲因之以圖契丹聞之甚喜乃詔蔡
京及童貫等共議即共奏國初時彼國嘗貢奉而太宗皇

帝屢詔市馬於彼其後始絕宜降詔遵故事以市馬爲名
就令訪聞事體虛實七月四日庚寅詔師中遣差將校七
人各借以官用平海指揮兵船載高藥師等賣市馬詔泛
海以往八月三日高藥師等兵船至海北見金國通者不敢
前後回青州八月二十二日稱已入蘇州界金國不納幾
爲通者所殺青州安撫使崔直躬具奏其事上怒詔元募
借補人并將校一行並編配遠惡

明年二月十八日又遣馬政等此據金盟本末稍增以
北征記實如蔡條所云蔡京久不知上曰太師莫是要
作禮數否今皆不取蔡條私爲其父諱獨歸其事於童
貫耳要京與貫皆始禍者京偶以十一月六日免簽紐

務遂欲藉此欺世金人不與海上結納者人固不信也
高藥師等回至青州封氏編年條之明年正月三日今
依金盟本末併見於此 蔡條北征紀實七年秋會登
州奏有遼人船二隻因避亂之高麗爲風漂過我界脫
基島高藥師等老幼二百餘人具能言遼人以渤海契
亂因爲金人侵暴遼東地已半陷入金國矣上甚喜而
魯公久不知上乃曰太師莫非妄作禮教否遂命中使
宣押宰執詣魯公賜第發議因同具奏國初時彼國常
貢奉而太宗皇帝屢詔市馬於彼其後始絕今不若降
詔遵故事以市馬爲名令人且訪其事體虛實何如上
可之詔登州守臣王師中募人同高藥師等齎市馬詔

泛海以往探問久之則奏冒險已到彼蘇州界望見岸上甲兵多不敢近而回於是上爲赫怒頗疑外廷臣察承望大臣旨意因詔元募補借人兵將校一行並編配遠惡又降御筆通好金國事重和元年八月十八日監司帥臣並不許干預如違並以違御筆論時童貫已大用事故獨主海上通好密令往來不復使外廷知矣國家禍蒙自是而始通好事語具于下是歲貫又上其平燕策大抵謂雲中根本也燕薊枝葉也當分兵撓燕薊而後以重兵取雲中其語汗漫無取蓋時貫尚未有名士大夫從之以爲飾其姦耳既遣承買童師敏來宣示魯公甚惡之但留之亦無奏報上數遣師敏來詢貫策

如何既久不報又遠來索魯公但唯唯一日留身奏曰
貫徒有虛名耳無能爲也臣豈不知且伐國大事安危
繫之陛下何以付貫上曰前日取青唐太師不記耶豈
非貫之功至對曰崇寧下青唐初遣貫行但若盟軍耳
當是時陛下方垂拱責辦在臣兵以屈王厚而謀策皆
臣也藉使臣當今日亦不能爲之且取青唐今日尚不
可爲況伐敵國乎上曰其國內自叛必不能久如何對
曰臣聞遼主之叔曰九大王遼主遣九大王將兵伐金
而九大王即軍中爲叛臣驅立之九大王得窺身歸國
遼主待之如初後復出師詢其帥則又九大王也未見
其相殘之理且漢高祖一蕭何猶疑之則遼主勝負未

未可知天顏爲慙魯公即劾貫前後壞違事又曰貫頃緣臣薦使爲監軍權重過當他日或累臣不可無言且貫位極人臣今與臣同則臣實恥之章凡四上而上乃議下除司空令致仕而罷所領時置三少無司空蓋欲特別異之也貫又懼因以其城西外國與魯公西湖鄰瑯泝水相接爲名迷伯氏與二兄同出城相見議分定界至遂爲伯氏置酒厚甚以二屏帶遺伯氏會伯氏教解之魯公議遂格伯氏仍措條於魯公曰條洩魯公勸貫四章之語與外人大不便魯公不聽始語條曰此舉吾豈不欲人知邪蓋自是之後伯氏亦大生異矣

重和元年二月庚午遣武義大夫馬政同高藥師等使金

講買馬舊好上既竄先所遣借官過海將校等復委童貫
措置又降御筆通好金國事監司帥臣不許干預如違並
以違御筆論貫更令王師中別選能吏馬政政洮州人也
責官青州寓家年平師中言政可使運用之政與平海指
揮軍員呼慶等隨高藥師曹孝才以閏九月乙卯初六日
下海才達北岸爲通者所執并其物奪之欲殺者屢矣已
而縛行經十餘州至金主所居阿芝川來派河約三千餘
里其用事人曰粘罕曰阿忽曰兀室粘罕兀室金主之姪
而阿忽其長男也皆呼爲郎君詰問海上遣使之由政以
實對金主與衆議數日遂質登舟小校王美劉亮等六人
發渤海人李善慶熟本部散都生本部勃達三人齎國書

并北珠生金貂華人參松子同馬政等來以十二月乙卯
初三日至登州登州達赴闕

馬擴茅齋自序云父政也政和七年自青州學類試中
選貢入國學明年八年春省試中三月殿試武士上舍
出身承節初京西北路武士放諭冬歸登州年平親親
至則父政被旨同北路人高藥師等泛海入金國是年
七年秋登州收到海北蘄州避難漢兒高藥師曹孝才
等詣言金國兵馬與大遼爭戰數年侵掠境土已過遼
河之西今海岸以北自蘇復興潘同咸州悉屬金國矣
登州守王師中具奏上委蔡京童貫議遣人船體蹟在
實通好金國講買馬舊好政和八年王師中遷父政

過海至金主所居之地曰阿芝川來沅河其主則名阿
骨打國人呼皇帝姪曰黏罕兀室男曰阿保並呼郎君
教人者皆詰遣使之由父對曰朝廷緣金國昔時與大
朝交通貢馬今聞金國新疆已至蘇州與南朝登州對
海止隔一水欲講舊好故來投下文字金主乃遣李善
慶等齎禮物國書同父南來十二月父回赴闕僕從行
重和元年正月入國門居十餘日差歸朝官趙有開王
瑒并父充使人齎詔書禮物與使人李善慶等復過海
爲聘已而北還奏報大遼已剗遼東封金主爲東懷
皇帝講好了當於是遣罷過海之使止差平海指揮使
呼慶等送李善慶等泛海歸國

宣和元年正月丁巳金使李善慶散都勃達入國門館於寶相院詔蔡京童貫及鄧文詰見之議事補善慶修武郎散都從義郎勃達兼義郎給全俸居十餘日遣朝議大夫直秘閣趙有開武義大夫馬政忠翊郎王瓌充使副齎詔書禮物與善慶等渡海聘之瓌師中子也初議報金主儀趙良嗣欲以國書用國信禮有開曰彼國之主止節度使世受契丹封爵常慕中朝恨不得臣屬何必過為尊崇止用詔書足矣問善慶何如善慶曰二者皆可用惟朝廷所擇於是從有開言有開與善慶等至登州未行而有開死會河北奏得謀者言契丹已剽遼東地封金主爲東懷王且妄言金國常祈契丹修好詐以其未聞乃詔馬政等勿

行止差呼慶持登州牒送善慶等歸六月戊寅呼慶等至
金人軍前金主及黏罕等責以中報且言登州不當行牒
呼慶對本朝知貴朝與契丹交好又以使人至登州緣疾
告終因遣慶與貴朝使人同行欲得早到軍前使人既死
故權令登州移文奔走前來非有他故若貴朝果不與契
丹通好即朝廷定別遣使人共議金主不聽遂拘留呼慶
凡六月呼慶數見金主執其前說再三辯論紛拿累日金
主尋與黏罕兀室議復遣呼慶歸臨行語曰跨海求好非
吾家本心吾家以獲大遼教路其他州郡可以俯拾所以
遣使人報聘者欲交鄰耳豈聞使回不以書來而以詔詔
我此已非其宜使人雖卒自合復遣止遣汝輩此尤非禮

足見翻悔本欲留汝念過在汝朝非汝罪也歸見皇帝若
果欲結好請早示國書或仍用詔決難從也且遣主前日
遣使來欲冊吾爲東懷國者蓋我家未與爾家通好時常
遣使人來遣主令冊吾爲帝取其西簿使人未歸汝家始
通好後既誅汝家而遣主使人冊吾爲東懷國立我爲至
聖至明皇帝吾怒其禮儀不備又念與汝家已通好遂報
其來使不受法駕等乃本國守兩家之約不謂責朝如此
見悔汝可速歸爲我言其所以金主遽起翌日呼慶解歸
持其書來云契丹修好不成請別遣使人十二月二十六
日戊戌呼慶離金人軍前朝夕奔馳從行之人有裂膚墮
指者明年正月乃至京師

十二月二十六日呼慶鄰金國正月至京師二月四日
遣趙良嗣封氏編年以爲二月二十六日至京師三月
六日遣趙良嗣令從實錄詔旨係遣良嗣在二月四日
呼慶至京師從金盟本末附正月而闕其日 此據封
氏編年他書不詳不知封氏何據要未可全信也封氏
載金主謂呼慶共議夾攻匪我求汝家汝家再三責告
按初遣登州軍校七人同藥師往不見金主違回次遣
馬政與呼慶但議買馬事元未及議夾攻契丹也又遣
趙有開及馬政呼慶要亦未及議夾攻若果議夾攻則
政子擴自序不應不載兼有開死政止不行獨呼慶見
金主何緣便議夾攻不知封氏據何書所稱再三責告

亦誤呼慶此番通前番才兩次耳不可謂三今併夾攻等語削去大抵共議夾攻在趙良嗣始良嗣以宣和二年二月四日與王棨同往此時猶用買馬名因議夾攻雖議夾攻但面約耳亦不齎書安得呼慶輒有此議故封氏編年不可全信今惟取其可信者金盟本末宣和二年正月呼慶至自金國金國留之半年責以中報且言登州移文之非持其書來云契丹修好不成請別遣人通好時童貫受密旨欲倚之復燕二月詔遣趙良嗣據此則議夾攻實自宣和二年二月四日趙良嗣始二年二月四日以前馬政及呼慶兩番所議但買馬耳二年二月乙亥四日遣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趙良嗣

忠訓郎王瓌使金國先是呼慶以正月至自登州具道金主所言并其國書達於朝廷王師中亦遣子瓌同呼慶詣董貫白事實時受密旨圖契丹欲假外授因建議遣良嗣及瓌持御筆往仍以買馬爲名其實約夾攻契丹取燕雲舊地面約不齎國書夾攻之約蓋始乎此

此據金盟本末及南北直筆稍增以封氏編年及馬擴自序五月十三日良嗣等口口上京九月四日與錫刺勃董等來實錄於乙亥日書遣中奉大夫古文殿修撰趙良嗣忠訓郎王瓌聘金國蓋因詔旨也詔旨則因金盟本末但本末不載遣良嗣等日月耳封氏係之三月六日今不取本紀云遣趙良嗣使于金國亦係之二月

四日乙亥封氏編年云宣和二年春二月壬申二十六日丁酉呼慶入朝奏言大金國主所言之事上令中書再議其事選擇使人三月辛丑朔六日丙午詔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趙良嗣由登州往使大金忠訓郎王瓌副之面約不齋書唯付以御筆封氏所記三月六日遣良嗣與詔旨不同姑存之馬擴茅齋自序宣和元年正月呼慶等齋到金國文字報與大遼講好不成已起兵攻上京王師中遣其子瓌同呼慶赴闕見童貫論事實受密旨借倚外勢以謀復燕山乃差趙良嗣同王瓌持御筆使金始約夾攻大遼劉還燕山故地以舊所與契丹歲賂與之金人許之復遣使錫刺勃堇等還赴闕擴

所稱宣和元年當作二年

四月癸酉金國分三路出師趨上京五月壬子趙良嗣王
瓌等以四月甲申至蘇州守臣高國寶追勞甚恭會金主
已出分三路趨上京以是月壬子會青牛山議所向翌日
良嗣等至青牛山阿骨打令從軍每行數十里輒鳴角吹
笛鞭馬疾馳比明行六百五十里至上京引良嗣觀攻城
不旋踵而破

二月四日遣良嗣及瓌九月四日使回此據金盟本末
及南北直筆

九月壬寅金國遣錫刺曷魯大迪烏高隨來詔衛尉少卿
董耘館之止作新羅人使引見後三日對于崇政殿上臨

軒利曷魯等捧書以進禮畢而退初趙良嗣在上京出御
筆與金主議約以燕京一帶本漢舊地約夾攻契丹取之
金主命譯者曰契丹無道其土疆皆我有尚何言顧南朝
方通歡且燕京皆漢地當特與南朝良嗣曰今日約定不
可與契丹復和也金主曰有如契丹乞和亦湏以燕京與
尔家方許和遂議歲賜良嗣初許三十萬緡論久之卒與
契丹舊數良嗣問金主比議燕京一帶舊漢地漢地則并
西京是也金主曰西京我安用止爲拿阿适湏一臨耳阿
适天祚小字也事竟亦與汝家良嗣又言平營本燕京地
高慶裔曰平滌非一路金主曰此不湏議又曰吾軍已行
九月至西京汝等到南朝請發兵相應以手札付良嗣等

曰約以我兵徑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南朝兵自雄州趨白溝夾攻不如約即難依已許之約金主至松林會大着馬牛疫遽還遣駟追良嗣已過欽州且登舟矣七月辛丑回金主所居金主易國書約束年同舉結罕兀室曰使副至南朝奏皇帝勿如前時中絕也留良嗣飲食數日及令契丹吳王妃歌舞妃初配吳王天祚私納之復與其下通遂囚于上京金國破上京得之謂良嗣曰此契丹兒婦也今作奴婢爲使人歎 甲辰金國命錫刺昌魯勃莖爲大使勃海太迪隨爲副使并人從二十餘人持其國書來其書云云 丙辰詔遣武義大夫登州鈐轄馬政偕武顯大夫文州團練使聘金國是日錫刺昌魯等入辭于崇政殿

賜宴于顯靜寺命趙良嗣押宴王瓌送伴馬政持圖書及
事目隨司魯等行書曰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大金皇帝遠
承信介特示函書具聆啟處之詳殊到瞻懷之素契舟逆
天賊義干紀亂常肆害忠良恣爲暴虐知夙嚴於軍旅用
綏集於人民致有詞遞聞爲慰今者確示同心之好共
圖問罪之師念彼群黎舊爲赤子既久淪於塗炭思永靖
於方陸誠意不渝義當如約已差太傳知樞密院事童貫
勅兵相應使曰請示衆兵的日子以憑夾攻所有五代以後
陷沒幽薊等州舊漢地及漢民并居庸古北松亭榆關已
議收復所有兵馬彼此不得過關外據諸色人及貴朝舉
兵之後背散到彼除處人戶不在收留之數緡銀依與契

丹數目歲交仍置榷場計議之後契丹請和聽命各無尤
從乃別降樞密院劄目付馬政差馬政之子擴從行事目
曰一昨趙良嗣等到上京計議燕京所統州城自是包括
西京在內面得大金皇帝指揮言吾本不須西京止爲就
彼拿阿迺將來悉與南朝趙良嗣又言欲先取蔚應朔三
州乃言候再三整會今國書內所言五代以後陷沒幽薊
等舊漢地及漢民即是幽薊涿易檀順營平山後雲寰應
朔蔚媯儒新武皆漢地也內雲州改爲西京新州改爲奉
勝州武改爲歸化州除山前已定外其西京歸化州奉勝
媯儒等州恐妨大金夾攻道路候將來師還計議蔚應朔
三州則正兩朝出兵夾攻之地今議先次取復一全國書

內已盡許舊日所與契丹五十萬銀絹之數本謂五代以後陷沒幽薊一帶舊漢地及漢民即并西京在內不然安得許與銀絹如是之多一今所約應期夾攻須大金軍至西京大宋軍至燕京應期以入如此方應今來之約其焉政回於圖書內明示的至西京月日責憑相應

此據金盟本末及南北直筆如趙良嗣押宴則以詔旨增入金盟本末及南北直筆二書并詔旨蓋因趙良嗣奉使總錄也實錄云錫刺曷魯等辭於崇政殿命武義大夫登州兵馬鈐轄馬政報聘政子擴從五代史晉紀天福五年十一月以幽涿薊檀順瀛漢朔雲應新媯傳武案州入于契丹四裔附錄云自唐末幽薊割據戍兵

廢散契丹因得出陷平營

十月末馬政等遠來流河帳前留月餘議論不決金主以朝廷欲全還山前後故地故民意皆疑吝以南朝無兵武之備止以已與契丹銀絹坐進漢地且北朝所以雄威之邁古者緣得燕地漢人今一旦割還南朝不唯國勢微削兼退守五關之北無以臨制南方坐受其弊若我將來滅契丹盡有其地則南朝何敢不奉我弊帛不厚我歡盟設若我欲南拓土疆彼以何力拒我又何必跨海詣好俟乎契丹仍據燕地與宋爲鄰要時以兵壓境更南展提封有何不可徐議未遲唯韃罕云南朝四面被遠若無兵力安能立國強大如此未可輕之當且良圖少留人使金主遂

將馬擴遠行射獵每晨金主坐一虎皮雪上縱騎打圍嘗
曰此吾國中□□事也既還諸部具飲食遞遞而使十餘
日始革圖書差大使易魯副使大迪烏與馬政等來回聘
書中大畧云前日趙良嗣等曰許燕京東路州鎮已截國
書若不夾攻應難已許今若更欲西京請就便計度收取
若難果意冀爲報示

此據金盟本末及南北直筆蓋此二書皆因馬擴自序
稍刪潤之封氏編年同此但以十一月末爲十月二十
九日丙申既有的日恐封氏得之今改十一月末作十
月末仍并附初遣時趙良嗣總錄亦云十一月當考
金主與馬政等議論初不認事目內已許西京之語且言

平遼營三州不係所管政等不能對或謂趙良嗣鄉云金國已許西京蓋良嗣首誣朝廷實爲禍本云

趙良嗣奉使總錄云十一月馬政至金國以書授之及出事目金主不認所許西京之語且言平遼營三州不係燕京所管政不知元初傳言之詳及平州元係燕地對以唯唯金國初欲絕好然亦欲自通於中國乃遣曷魯大迪烏齊國書與政皆來接良嗣所稱金主不認西京之語即此可見良嗣爲姦也不知詔旨等何故不表而出之今追見此

三年二月壬午金國使錫刺曷魯并大迪烏高隨至登州先是金國往來議論皆主童貫以趙良嗣上京之約欲便

舉兵應之故遂西京宿將會京師又詔環慶鄜延軍與河北禁軍更戍會方獵叛賞以西京討賊朝廷罷更戍指揮登州守臣以童貫未回留呂魯等不遣呂魯猶愈屢出館欲徒步入京師尋詔馬政王環引之詣闕五月丙午金國使呂魯大迪烏入國門詔國子司業權邦彥觀察使童師禮館之未幾師禮傳言邦彥等曰大遼已知金人海上往還難以復如前議論呂魯大迪烏令歸邦彥驚曰如此則失其歡心曲在朝廷矣師禮入奏復傳言候童貫回徐議之呂魯大迪烏留闕下凡三月餘八月壬子金國使呂魯大迪烏辭遣呼慶送歸國書止付呂魯等不復遣使用王黼之議也書辭曰遠動專使薦示華誠具承契好之修深

志強封之論雖風傳於大信已備載於前書所有漢地等事並如初議俟聞齊軍到西京的期以憑夾攻順履清秋倍膺純福

此據金盟本末并南北直筆及詔旨十一月末曷魯至其國蔡條北征紀實貫捕方冠而金國使人同趙良嗣馬政等復至時上深悔前舉意欲罷結約有旨諭金國人可復回又爲貫黨上下給之曰請姑竣貫歸及貫歸而師成黼又與貫更相矛盾故上心甚闌但浮沉其書而遣金使徑回按條所紀或得實然黼訖與童貫共主夾攻之議豈徽宗雖有悔意而竟爲黼所惑乎黼此時猶不欲達報使後乃如此誠不可解

十一月金國使副曷魯大迪烏自海上歸至其國金主得書意朝廷絕之乃命其弟國相勃及烈并結罕兀室等悉師渡遼而西用降將余覲爲前鋒趨中京

此據金盟本末余覲以六月降金明年正月十三日陷中京封氏編年十一月二十日辛巳曷魯等泛海歸至大金軍前國主得書意朝廷絕之乃命諸部共議又言曷魯奏南朝逗遛初欲不講歡盟而權邦彥論難方從恐將反好或云國書既至別無反好之言姑且待之遂遣國相勃及烈并結罕兀室等悉師而西用降將耶律余覲爲先鋒按權邦彥云云金使未必知恐封氏師說未知封氏據何書姑存此注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二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四十三

徽宗皇帝

金盟下

宣和四年正月癸酉金人破遼中京九月乙丑金國通議使勃堇徒始且烏歇高慶裔等見於崇政殿捧國書以進上特令引上殿上奏公事其國書云云先是金兵破中京取雲中屯白水泊六月初金主親提兵數萬自其國來會之乃先遣烏歇高慶裔持書來詔烏歇等先詣高陽見童貫訖赴京師是月三日入國門詔以徽猷閣待制趙良嗣起居郎檀倬館之金國緣朝廷遣曷魯大迪烏等歸不遣使疑吾有謀又未嘗報軍期輒進兵取中原移軍白水泊

襲破天祚行帳仍已占雲中府山後州縣忽聞童貫舉兵
趨燕號二百萬金主與羣臣議恐夷約自我或南朝徑取
燕守關則歲賂不可得遂遣使乘回船至登州且自招
軍乘機措置此處金主本未增入詔旨同烏獸等既進
國書又跪奏曰皇帝遣臣來言貴朝海上之使辱來本國
共議契丹已載國書中國禮義之地必不與約知聞貴朝
遣童貫宣撫統大兵壓燕境不來報本國本國疑貴朝又
復中輟故遣臣來聘良副答曰皇帝聞貴朝今年正月已
陷中京引兵至松亭關古北口取西京雖不得大金報起
兵月日已知貴朝大軍起發遂令童貫以兵以應貴朝夾
攻之意彼此不報不在較也遂各退歸此據封氏編年增

入不知封氏牒何言也上待烏歇等甚厚屢差貴臣主宴
錫金帛不貲至輟御茗調膏賜之引登明堂入龍德宮蕃
行宅別築離宮無所不至禮遇契丹數倍而慶裔勅海人
尤桀頤知書史雖外爲恭順稱恩頌德不絕詞司屑屑較
求故例無虛日如乞館都亭驛乞上殿奏事朝廷以兩國
往來之議未定請姑俟他日況契丹修好之初亦嘗如此
慶裔遂出契丹例卷四證朝廷之非請載之國書于是朝
廷不得已皆從之及賜金綫袍段疑與夏國綿褐同邵而
不受

封氏編年烏歇慶裔以六月七日甲午遣來八月十一
日丁酉入見據詔旨兩人乃以九月三日至國門初九

入見

越四日詔爲歆慶裔詣太宰王黼第計事爲歆等庭趨訖
升堂講賓主之禮面授回書云云又明日詔檢校少傅開
府儀同三司梁師成臨賜御筵器皿供具皆出禁中仍以
綉衣龍鳳茶爲醴甲戌詔大中大夫徽猷閣待制趙良
嗣充大金國信使保義郎閤門宣贊舍人馬擴副之武顯
大夫文州團練使馬政充伴送使詔旨是日徒姑且高慶
裔爲歆等入辭於崇政殿上諭曰燕人無主止是四軍領
兵爲違志乃挾女主獨據豈金國可容早攜之爲佳爲歆
慶裔曰四軍變離不耳彼何人敢爾到本國當即奏陳時
朝廷方以屢勝欺金國而有一四軍不能制反令金國擒

之自相矛盾矣 良嗣將行以國書副本及事目示馬擴
擴大驚曰金人方以不報師期恐王師下燕守關不得歲
幣所以遣使通議一則欲洞音繼好二則視我國去就猶
未知揚可世种師道白溝之歟宣撫司氣沮而退在我當
固守前約且云自北朝興師便發兵相應緣昨以船送曷
魯等歸日聽師期不謂責朝寂然但猜慮海道難測所以
不候的音舉兵相應仍便趨發宣撫司進兵剋期下燕以
振中國威靈平燕而和金國既于夾攻元約無策且絕日
後輕悔之患奈何自布露心腹傾身倚之大事去矣良嗣
愕然曰宣撫司盡力不能取若不以金帛借彼取之何以
得燕擴曰既知力不能取何不明白奏上盡與大金退修

送備保吾舊疆安得貪目前小利不顧後患愛掌失指邪
良嗣曰朝廷之意已定可不易也是日遂出國門 十一
辛亥趙良嗣馬擴與徒姑且烏歇高慶裔等至奉聖州
十一月甲戌先是趙良嗣馬擴等與徒姑且烏歇高慶裔
等以九月甲戌發京師時金國主駐軍奉聖州良嗣通應
州黏罕兀室晉賓禮物兀室權充使伴與良嗣等至奉聖
州時十月辛亥也金國主令其弟國相蒲結奴相溫及二
太子幹離不等來計事蒲結云皇帝聖旨兩朝通好時不
相疑所以問訊往來不謂中間貴朝斷絕如此良嗣對曰
本朝敦守禮義前此信約分明未嘗失信蒲結云去年本
國為遣人議如許大事時屯兵候使回望之半年已誤出

師期會復不遣報使止以咫尺之書數卒送使人歸豈非
斷絕乎良嗣對以當時書報云並如初議安有斷絕之意
浦結云本國人馬以正月到中京貴朝何時出師良嗣曰
本朝三月末方知大金人馬至中京即遣童貫太師勒兵
相應五月攻契丹豈非已應元約浦結云本國取西京貴
朝當引兵自應朔夾攻本國自去年十一月出師暴露半
年有餘貴朝方於五月駐軍雄州相去千餘里安然射利
夾攻者固如是乎適皇帝有指揮去年不遣使以爲失信
今年雖出兵復不如約前議當且置之勿復言也今欲得
以新取西京一路與南朝緣天祚尚在若不得燕京恐爲
後患皇帝已下卜日親往燕京或與南朝不可知蓋是時

聞吾兵以下涿易劉延慶軍次盧溝恐不測入燕所以有
此語良嗣錯愕荅曰元議割還燕地若不得燕京則西京
亦不要幹離不云燕京爲未了且言臨時商量今既言不
要西京不敢強與擴見良嗣失言遽曰燕京係累次已約
定事不須更商量也今貴朝先要交割西京此段契義尤
見誠意良嗣又云本朝軍馬盡往燕京安能來此交割譯
人未會良嗣之語擴復易之曰若今先交割西京即有河
東軍馬可來口燕京界見屯諸路大軍止候取燕京即成
來交割便是太平無事了也相溫云既是不要西京却須
要他皇帝逃起良嗣云本朝與大國通好五六年自大軍
未到上京時已有要約今反復乃爾寧不顧義耶況良嗣

等所奉御筆先燕而後西京因自有次第滿結云今先與西京其意已厚汝家日夕守燕京不能候吾既得之取次臨時何爲不可良嗣云大國所行必以天爲言前年皇帝與良嗣握手曰我已許南朝撫京使我得之亦然指天爲誓料皇帝守信肯還天耶滿結去少頃後來口言曰皇帝言初以南朝失信斷絕無疑緣南朝皇帝委曲御筆親書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漢地漢民其係官錢物等及奚契丹勃海西京平滌州並不有許與之數南朝自得燕京亦借路平滌以歸如南朝未得我兵取之悉如前約更不論夾攻六州謂薊景檀順涿易也良嗣答以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止言燕京六州二十四縣昨

日言西京今又不及何也平濠本燕地先曾約定以榆關
爲界則平濠州在燕京之內矣御筆目自如本朝兵馬因
追襲未勝更須過關今言本朝平燕亦借路平濠本朝得
燕必分兵屯守大國人馬經過豈敢端聽浦結兀室勃然
怒曰汝家未下燕京已拒我如此是不欲通和耳況汝兵
近爲燕人擊散若旬日未下豈不仰我力乎良嗣答以本
國兵馬見候夾攻莫若乘未下之時早降燕京兩無所妨
爲善浦結云當即行但已議定者決不可改也浦結遂去
少頃復來出文字三封一知易州何漣牒大金統領已收
運易不得交侵一牒靈兵飛狐縣招誘蕃漢歸附一趙誦
上李口溫書言全國多殺不道請速歸毋留令良嗣讀訖

浦結云飛狐靈邱乃山後地未商量定便來招誘此何理也良嗣對以何灌不知界止妄發文字耳浦結云此事如置之如使副不許借路過關趙誦不許漢人歸我其惡亦同必協謀爲此况書中偕坐御筆招誘者漢蕃漢自本國收條豈非違約哉良嗣對以招降蕃漢乃本朝皇帝至仁不欲行殺悉使有歸何名背約浦結云適皇帝有旨以修國書爲此二事即欲改更顧大信已定止是二國信中留一人從軍恐大國入燕守居庸關本軍借路以歸無人辨明且汝只知阻我過關不知汝國人馬又敗蓋聞劉延敗于新成也良嗣辭以留使人無例金人王曰吾方行師豈用例時耶遂以國書示良嗣等遣字呈李靖王度刺充國

信使副撒盧梅充計議使良嗣云所說燕京如大金得之亦與南朝國書中不甚明白浦結乃曰一言足矣喋喋何爲若必欲取信待到燕京使人面約便指良嗣朝辭至庭下有廷立二人指示良嗣曰此燕京國妃遣來請降如不許猶善止乞燕京一職力拒南朝及言契丹軍雖寡弱若止當南軍有餘只恐大金國軍來即不及也對良嗣等面論二人云我已許南朝燕京汝到日說與國妃變離不曰勿與南朝交戰戮及齊民二人唯唯良嗣等辭訖遂以馬擴遣良嗣以是日戊午與使人同來丙子到闕詔良嗣充接伴使及館伴侍御史周武仲副之庚辰李靖王度刺撒盧母等入見崇政殿捧國書以進曰適遣使傳時示音

至然已露于深懷斯未洽于舊約載惟大信理有所陳棄
念前言義當可許昨差趙良副計議若許燕京依與契丹
銀絹數日歲交尋許燕京并所管州縣所轄漢民如或不
爲夾攻不能依得已計後來馬政至更議收復西京回書
只請就便計度如難果意莫爲報示又得書云俟聞舉軍
到西京的期以憑夾攻不言自行計度或難果意只云並
如初議及絕使契以爲非是通好之意遂止夾攻許與之
辭以故昨來遣兵及平定契丹了畢未嘗報論夾攻自後
燕國王上表稱臣水修貢進薨逝後屬以其妻國妃虔誠
表請縱不許爲蕃輔亦無他望良副等方始來到且馬政
元齋到事目所約應期夾攻最大事須俟大金兵馬到西

京大宋兵馬到燕京并應朔等州入去如此則方是夾攻
將來不到西京便是失約也貴朝若依前書定欲夾攻圍
謀理須當朝兵馬到西京以來合於所約道路進兵相應
若謂不知又云燕南已屯重兵兼貴朝士馬發於代州此
並遠至西京地理勞逸灼然可知直至克定未曾依應今
承芳翰再締新歡極違乜相應之軍立議復幽雲之地皆
非約也其於信義未合許與蓋念前書至如契丹將來虔
誠請和聽命無違不必允應方是大信故許燕京并六州
屬縣及所管漢民外其餘應干借官錢穀金帛諸物之類
并渤海契丹奚及別處移散到彼漢民雜色人戶兼平灤
營等州縣縱貴朝克復亦不在許與之限當須本朝占據

如或廣務于侵求必慮難終于信義所有信誓分立界至并舊來輸納契丹歲幣數目多少交割等事候到燕京續議已定式當嚴律善保殊休靖等既引對畢詔令詣太宰王黼第黼論西京平滌當如約黼曰死約勿言姑議目前可也來時上聞許燕京六州二十四縣地今必欲西京平滌州方許契丹燕幣之數定恐難黼曰大國所欲本朝無一不從本朝所欲大國莫降心相從否向來議事已定是不免遽就今又得聖旨探西京分開別作一段此亦順大國之意止欲得燕京及平滌等一府盡許契丹歲幣相從何難靖等云契丹沃壤無如燕京已與貴朝具平滌等三州本朝欲作關隘以靖所見莫若先以燕京六州二十

四縣交契丹歲幣其平灤等州當從容再議或得不可知
一槩言之徒徃還也

已上並據詔旨及金盟本末趙良副總錄載李靖等詔
旨尤詳今不別出本紀于二十三日戊寅書金人遣使
來許我山前六州今并入此

十二日戊子李靖王度刺等辭于崇政殿詔龍圖閣學士
大中大夫趙良副顯謨閣待制周武仲爲國信使兼送伴
國書云云御筆付良副等云營平灤三州開每歲所得錢
物斛斗不多又天荒地土不少況豐凶不常兼須贍給三
州今朝廷頃許十萬銀帛已大過三州所入可予納以此
計議又契勘契丹昏主尚在所有西京一帶若金國兵馬

回去本朝又不占據則昏主必出沒作過於彼此非便本朝所以欲收復西京者亦禦捍昏主定計當以此理開諭之又御筆批遣卿等詣大金皇帝軍前計議金國遣使人持到國書大概所請五事除入關至燕係官錢物移散漢民雜色人戶並如金國所諭并西京地土候收復燕京日別行計議外止有營平深州一事合依元約本朝收復如卿等到議尚或未合聞大金以平深州出符些小桑麻所以欲得可于歲交契丹銀絹數目外特每年更交割絹五萬匹銀五萬兩以助金帛之用曲盡通好交歡之意所有營平深及西京地土本朝並行收復內西京如金國軍馬已回即本朝便自計議度可出此御筆爲據仍計會信誓

界至等文字前來

徽宗御札兩件見藏撫州州學教授虞為出示臣蓋
宣和四年十二月事也合附三日戊子良嗣武仲再使
後更須考詳

辛卯金人入燕 詳見北遼明日遣馬擴歸朝廷獻捷 甲

辰金國復遣李靖王度利持國書與良嗣周武仲同來良
嗣及靖等先以是月庚子至金國軍前入見國主曰數年
相約夾攻云云良嗣對以夾攻雖是元約據昨奉聖州軍
前計議云大國以去年不遣使為斷絕別議時許燕京不
論夾攻與否今月二日本朝于永清擊走薨紐不追至燕
京雖非夾攻亦其意也國主曰夾攻且勿言其平瀼等州

未嘗計議如何必取若必欲取平滌等州并燕京不與汝
家矣便令良嗣歸館居四日國主詣趣令南使辭歸良嗣
曰今到軍前合議事甚多略未嘗及而遽令辭何也撤盧
母云皇帝已怒遂令入辭以國書副本示良嗣良嗣曰自
古及今稅租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租稅者可削去租
稅事黏罕曰燕自我得之賦稅當歸我大國熟計若不見
與且速退涿州之師無留吾疆于是復以國書再遣良嗣
及靖等

已上並據金盟本末及詔旨等南北直筆封氏編年若
載收事甚詳則莫如總錄蓋諸書多用總錄也

五年正月丁巳金國使副李靖王度刺撒盧母以乙卯朔

入國門詔趙良嗣周武仲復館之 戊午引對崇政殿捧
國書以進其國書云云對罷見宰臣王黼如儀黼謂靖等
曰大計定矣忽于元約之外求租賦何哉靖等曰爲本國
得燕所以及此黼曰類有間諜害吾兩國之成者撤廬毋
謝曰有之契丹日夜爲皇帝言有國都如此而以與人用
事大臣頗惑其言惟皇帝與紇罕兀室持之甚堅曰已許
南朝不可改也黼曰租稅未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深特相
遣就然飛輓如是之遠欲以銀絹充之爾靖曰然請問其
數黼曰已遣趙龍圖而約多寡矣復曰去年歲幣如何黼
曰歲有幣以得地也今地未入取之何名靖懇求不已上
亦時許之 己未入辭于崇政殿以期日已迫依所乞先

供奉庫錫宴及門外御筵等詔良嗣武仲復充國信使副
兼送伴馬擴充計議使奉國書往國書云云

詔書自此遂口復及平營灤三州 實錄云李靖王度
判辭于崇政殿不載遣趙良嗣等

二月丙戌龍圖閣直學士太中大夫趙良嗣朝散郎顯謨
閣待制周武仲閣門宣贊舍人馬摠自燕山回至雄州以
金國國書遞奏其書云云初良嗣武仲摠等以正月壬戌
出國門丁丑至雄州已卯抵金國軍前詣部列館燕京郊
外獨置南使于一廢寺以乾帳爲館良嗣見金國主曰本
朝徇大國多矣止平灤一事豈不能相從耶國主曰平灤
初嘗未相許今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賦兀室云藉

燕地所出並課利計直可也良嗣曰國書止言租賦耳乃
及課利何哉辨論良久元室出燕京租令舊租給錢歲四
十餘萬新租給錢歲六百餘萬良嗣曰承平時年粟不過
百錢今兵火凋殘之餘蓋十倍矣豈可視此爲率哉元室
曰姑置之貴朝必已有成教章明言無隱良嗣乃出師率
十萬之數元室笑而不答良嗣復出二十萬之數元室曰
此一小縣之數也良嗣曰海上所議盡運燕京一帶則與
契丹歲幣今貴朝已除平滌營州不議又起燕京職官富
戶工匠今更于此外歲增十萬匹兩歲歲加之經久無窮
豈少哉元室曰海上之約燕地人民合歸南朝燕中客人
合歸北朝從此各發還鄉兩朝各面進兵夾攻即軍馬各

不得過關蓋欲南朝來本朝兵勢就近自取今貴朝不能
取直候本朝軍馬下燕使貴朝坐享山河之利有何不可
兼稅賦自其地出非貴朝物也何屑屑如是耶本朝欲起
燕京職官富戶工匠亦緣元約燕北人合歸北朝如郭藥
師常勝軍皆燕北人藥師亦鐵州人恐貴朝酒此常勝軍
驅使更不之請所以且將職官等相貿易若貴朝亦欲此
職官等抵遣藥師常勝軍還鄉可也今所許猶未及歲幣
之半更兼西京在其中如何諧合遂除西京復堅執如初
良嗣不得已以御筆綾二萬許之兀室曰皇帝已與兩府
議不須論稅賦多寡止於歲幣外增一百萬緡并以綾羅
絲綢木錦隔織截竹香藥材細果等充兩府謂左企庶仲

文曾勇義劉彥宗等本契丹兩府人金人得之任用所以復稱兩府也議者謂祖宗雖徇契丹歲捐銀絹五十萬匹兩之數蓋相埒與之爲市以我不急易彼所珍歲相乘除所失無幾今悉以物色估充相埒之法壞矣語卒兀室口卽簡文字乃燕山路轉運使趙良嗣乞存留人從等事兀室曰計議未定而已更府名差官屬豈不忿忿設議給不合違欲以強兵取之耶良嗣曰乃是兩國不相疑之意何爲見詰

良嗣除燕山運使詔旨
在正月十八日
初草在去年十
二月十九日

翌日兀室傳其國主之言曰燕祖六百萬今止取百萬非

相侵迫而乃靳黈較秋毫如此借使如數得之異時以物
估充當益有難色不如且已還我契丹舊疆寢其供輸之
約涿易常勝軍舊屬燕京亦當見還諸貴朝退軍出城吾
且提兵按邊若兩軍相遇豈得晏然而已哉良嗣曰兩國
修好累年於茲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
耶兀室曰非本國紛紛自責朝各甚若增作百萬緡則無
事矣良嗣曰使人出疆豈敢擅增況通舊數已七十萬不
爲不多兀室曰請退軍事聖旨極峻不若聞之朝廷庶幾
早決李靖曰郎君之言非妄也不可忽良嗣知其欲爲露
端曰大國通惟當以信義爲一交兵罪在曲者非使人所
憂也又翌日兀室來詰難良久遂出書萊祖稅事目云事

悉在書中能從固善不能從無以議爲也并出燕地圖指
示曰招燕州是渤海聚落合驛本朝外居庸金坡兩關已
爲南朝所得古北松亭關本奚家族帳當還金國矣良嗣
曰古北松亭關初議已與南朝今復取之何哉再三力爭
良久方去後兩日良嗣入辭金國主云古北松亭本奚地
今歸北界初以汝力爭疑非善意今已釋然待將古北與
汝家其松亭關本朝屯戍不可求也問良嗣來期何時以
半月對令良嗣書以識之國主曰過期不來提兵往見矣
書中毫髮之真亦如元去年今年歲幣速濟以來遂令良
嗣回別不差使人是日國王與粘罕等入契丹納跋行帳
前列契丹閤門官吏皆服袍帶如漢儀贊引拜舞悉用契

丹現式每入氈帳中門謂之上殿國主云使人回爲我語
皇帝事當速決使人亦疾回我欲二月十日巡邊無妨我
已副云此去朝廷數千里今正月且盡安能及期莫若使
人留雍州以書驛聞爲便國主許之時金人得左企弓輩
日與之謀以爲南朝雅畏契丹加以劉延慶之敗益有輕
我心左企弓常獻詩金主曰君王莫輕捐燕謀一寸山河
一寸金然金人自以分軍護送燕京圍獲東歸交山後告
急天祚已占西京見招誘應朔等州當速兵應援後張毅
聚平州之衆亦須支梧既已出逃索百萬之言不能無懼
故亟示巡邊之意觀朝廷所應如何故自南使過盧溝悉
斷橋梁焚次舍亦恐我不從而自防也 庚寅詔遣趙良

嗣周武仲馬擴自雄州再往金國軍前計議國書云云
御筆付良嗣武仲擴等議山後事須力爭如不可爭方別
作一段商量 三月乙卯金國追寧木剌王度剌撒盧母
來見于崇政殿 趙良嗣周武仲馬擴等先以二月庚寅
發雄州乙未至燕京見金國主國主得書大喜良嗣謂元
室曰貴朝所須歲幣不貲本朝皇帝無少吝今平州已不
可得惟西京早與奪庶人情無虧武仲亦曰來時主上下
寧極留意且煩奏聞元室唯唯而去越三日不來良嗣武
仲大恐慮因山後壞山前已成之議即欲棄之馬擴力爭
姑待次日 初四日戊戌元室楊朴到館云西京路疆土極
諸郎君言初得之時城中再叛攻迫四十日方下士卒死

傷極求實爲艱辛人非元約當割若我家不取待分與河
西毛揭室家必得厚餉皇帝言趙皇大度我增百萬一言
不辭今求西京何辭以拒兼我在奉聖州心已許之曾議
三日今早方決然其間人民却待遠去良嗣等曰既得強
土人民自具若止空城相付將安用之兀室良久笑曰此
無他皇帝意欲南朝請軍犒賞耳撫答以貴朝既許西京
朝廷豈無酬酢之禮兀室曰此亦再遣使去辛丑入辭其
書云云 甲辰良嗣等遂與寧朮剌耶律度剌撒盧母三
人來將發國主謂良嗣曰寧朮剌貴臣也善待之時度度
除知燕山府王安中除宣撫使駐燕山寧朮剌云此行良
遠恐不獲如契丹舊儀止求花宴良嗣曰當具取旨壬子

二月二十八日寧本割度刺至國門詔良嗣武仲館之並
用契丹故事仍別賜食褥巨氍是日引對罷詣王黼第如
儀黼欲令庭趨寧本割不可分庭而見寧本割云西京已
許貴朝願歲得碌碡二十榜棧士卒取西京樊甚乞加犒
賞之恩黼皆許諾上以寧本割等屢乞花宴且其國主善
待之語詔特頒春宴宴日就辭于集英殿跪奏願聞犒賞
金帛之數上諭以二十萬寧本割乞增上不許寧本割退
良嗣等前上問金人增歲物起人戶誅求不已何乃爾邪
良嗣對以金人貪暴惟利之從其他不鄙也馬擴云以本
朝兵不立威乃至是武仲云願陛下聖德金主心服不爾
違志未易量上云然彼金人既入關先據燕地朕恐爲後

德不惜歲增百萬以啗之且解目前之紛也詔吏部侍郎盧益借兵部尚書與良嗣俱充國信使擴充副使持國書及誓書往軍前議交燕月日國書誓書云云

按良嗣與寧朮剌等皆言許還西京且求贖軍物二十萬矣而國書并誓書乃無一語及西京者蓋良嗣與寧朮剌共爲欺罔卒啟兵端云

四月癸巳初盧益趙良嗣馬擴與寧朮剌等以三月己未初六日發京師行至涿州金國主益等呼寧朮剌等先歸益良嗣擴留涿州候宣撫司撥足賞軍銀絹乃詣燕山兀室高慶裔等先索誓書觀之斥字盡不謹且求細故紛紛至屢却令回京師換之益等諭以主上親御翰墨示尊崇

大國之意猶不信更改再三四不已朝廷皆曲從之居數日兀室與楊璞來言計議已定但近有燕京職官趙溫訊李處能王碩儒韓昉等越境去南朝須先以見還方可以議交燕月日是數人者皆契丹所指名金人必索之良嗣欲諭宣撫司遣之益擴不可曰數人間已達京師今欲悉還之不惟失燕人心且必見御書告吾國虛實所係非細況今已迫四月彼亦難留何慮不交奈何隨所索即與之彼得一鈞十何時已耶然良嗣卒與撒盧母同赴宣撫司取溫訊等

此據金盟本末及馬擴自叙修入本末云終以人戶未足移文往來留使人詠易州教日按擴云差撒盧母同

良嗣往雄州宣司取溫訊等經七日縛溫訊回今參取之本末又云居二日兀室楊璞來言封氏編年條此于二十日癸酉考按具不合今改云居數日庶不牴牾丁丑始差接伴使勃並渠列副使少卿郭寔來與益等相見已卯見金國主尋遣楊天壽傳其言曰高慶裔等齎書甚善然須候取戶口勃時不四議之

戶口勃時不據金盟本末勃時不莫曉所謂款即指趙溫訊等也

至今未至何故益等對昨過雄州見童太師云戶口在者何吾如變遷姓名亡命之人雖立賞召捕安能便足三五年間大事方定此細故也何苦相左楊璞曰已抹馬脂車

矣止候人口齊足即行 壬午益等赴花宴是日金國主
坐行帳前列契丹伶人作樂每舉酒輒謝恩漢兒左企弓
已下搃笏捧觴稱壽悉如契丹舊儀時國主形神已病中
觴促令便辭畧不及交燕事益力爭不可兀室曰兩朝
誓書中不納叛亡今貴朝已違誓矣益曰且勿言諸人未
嘗有至南朝者借使有之在立誓後耶立誓前耶良嗣亦
曰未議之事有五一回答誓書二交燕京月日三符家口
立界四山後進兵時日五西京西北界未定兼賞軍銀絹
在涿州未交安得便辭符家口者有永濟務在焉 初畫
地圖以屬南界宣撫司遣姚平仲立封候誤置北朝故良
嗣以爲言兀室云我以山西全境與汝家豈不能易此又

寸地耶良嗣不能答徐問交然如何兀室曰候宣撫司戶
口齊足良嗣云有名捕未獲及未嘗到南界之人如何兀
室云若未獲止將郭藥師董虎兒當之可也皇帝聖旨山
西地土并符家口已無可議者使到當並辭去 癸未獲
遣良嗣撒盧母等往雄州取戶口逐次撒盧母等曰兩國
議如許大事十分八九來成止爲人口毫末皇帝有言此
事責在趙龍圖首尾計議之人良嗣 若張軫趙溫訛韓
昉等果到本朝良嗣必知之今實不聞奈何楊璞密諭良
嗣云拒之深或觸其暴不可悔也良嗣以璞意白宣撫司
宣撫司不得已縛溫訛赴軍前撒盧母喜曰可以相賀矣若
韓昉張軫等皆得尤善是月戊子溫訛至軫罕釋其縛而

用之楊璞尋出國書誓書二稿示良嗣欲借糧十萬斛轉至檀州歸化州給大軍討天祚且請良嗣入辭良嗣問交燕約以十七日先令官吏來其兵屯盧溝河候皇帝進止甲午良嗣及益損等辭金國主遂齎國書與楊璞俱來國書誓書云云 後兩日至雄州宣撫司猶疑金人所約非實因留馬擴同入燕脩緩急差使遣益良嗣與楊璞赴京師 初王黼既專任交割燕山事降旨飭董貫蔡攸不得動以約束因使良嗣奉使而金主謂良嗣曰我聞中國大將獨仗劉延慶將十五萬衆一旦不戰自潰中國何足道我自入燕山今爲我有中國安得之良嗣不能答迺與其使偕來始祖宗時敵使至待遇之禮有限不示以華侈且

以河朔甫近都邑故迂其途多其里塢次第爲之燕犒而
至皆防微杜漸意也及黠遣良詞惟務欲速以擅其功與
其使人限以七日自燕山至關下凡四五往還皆然又其
每至也漸加以禮夸之以富盛金人因是自負遲索不已
黠遂許以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數外每歲更添燕山易
景順糧餉六州代稅錢百萬緡金人既得所欲迺許我又
索營平二州則曰海上元約石晉所割則屬中國契丹舊
地則歸我今平營二州通阿保機于後唐時所陷深州通
營平地舊已入北即非石晉所獻之地當如初約於是我
無辭又索雲中一路則曰雲中久爲我有中國安得之中
國亦無如之何姑欲得燕山且掩其挫敗之醜以塞中外

之議因割燕山府承糧順易景蔚爲一路而歸其代稅一
百萬緡又議折中國物貨以補其闕于是又遣良嗣議折
物凡緡三十萬絲綿等緡是敵人每喜南貨故雖木棉亦
二萬段香犀玳瑁硃砂七筋皆折閱倍償之至于龍腦每
兩但折八貫則皆良嗣其中爲數也約既定索禮數因直
還其待契丹敵國之禮唯不稱兄弟而已迺遣良嗣奏誓
書以口金人取誓書副本先視之又正書界上俾我使復
回更易誓書中語然後來我又從之事既畢彼亦遣使以
誓書來

此據燕條紀實修入條又自注云作紀實後六年始得
見馬擴自叙信言金人入燕山事實甚詳惜然獨不見

之紀實所叙金主不許燕山之語及索山後又有峻拒之語却有良嗣更易語錄之說又有謂山後行踏地里交割牒文大抵我使人疑皆有所泰商至如良嗣之爲姦則是也故紀實直述當日朝論不報改從他錄按蔡條所紀頗與馬擴不同擴自序不可全信故于此仍存條說良嗣更易語錄今擴自序亦不見此

先是宣撫司遣姚平仲原遶分疆域立烽燧回是日再遣平仲同王琰等隨李嗣本兵入燕山 庚子太師劍南東川節度使領樞密院事陝西河東河北路宣撫司童貫少傅鎮海節度使河北河東路宣撫司蔡攸入燕山府 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戶爲金人席卷而東朝廷損歲幣數

百萬所得者空城而已或告燕人曰汝之東邊非金人意也南朝留常勝軍利汝田宅給之耳燕人皆恣說紇罕不當與我金紇罕猶首鼠欲止劉承易二州金國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爲之交燕畢金國主于契丹漢兒兩府中得劉彥宗等出居庸關由雲中天德路西巡留白水寨度夏欲遣官交還本朝山後州縣且聞天祚北走經營擒之乃遣左企弓等部所起燕山職官富戶東取榆關平灤路以歸金始得燕方自矜大逆逆索不已而朝廷堅求割燕地則指城謂使人曰此我有也必欲得之納錢若干萬即與汝雖僧寺巨室之屬指一塔一殿一屋即曰此我物也當折取之汝欲留者即納其直故或千或

萬貨之而後重載而去金國主既得燕山子女加火駐氣
色已勢遂大病而城外諸寨日夜爲燕之鄉兵劫掠因爲
余覩曰汝勸我來此今外寨皆不安四面皆出大兵若在
網羅中如何歸乃大毀諸州及燕山城壁樓櫓要害皆平
之又盡括燕山金銀錢物民庶寺院一跡皆空時便有語
謂使中國修理二三年間却取之趙良嗣亦嘗私語人曰
止可保三年爾時上下皆知莫敢言也壬寅金國遣撒盧
毋齋御押燕山地圖來初欲令童貫蔡攸拜受馬擴姚平
仲共曉之乃已貫做厚賂之乃還 乙巳童貫等言收復
燕城了當具表稱賀丙午太宰王黼等以撫定燕山上表
稱賀 庚戌曲赦燕山府涿易檀順景蓟等州 戊申金

國遣楊璞同盧益趙良嗣等曰齊國書并誓書來遂並及
雲中府武勝朔府奉聖歸化儒鳩等州山地則國已交割
當時實未嘗得山後土地也其後頗得武朔府三州尋復
失之兵端蓋自此始辛亥童貫蔡攸自燕山班師五月
辛巳童貫蔡攸至京師是月金國主阿國打卒弟吳乞
買立改天輔六年爲天會元年